

MA
YAN
XIANG
WEN
JI

馬

彦祥文集

天行題

此書之出版，功在學界，利在社會，是也。

人之生於世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此書之出版，其目的在於求知，求知則進，不知則退。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马彦祥文集

剧本卷

季滨 编注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40 号

责任编辑:常立胜

马彦祥文集

剧本卷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5 字数 311,000 插页 6

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216-2/J·3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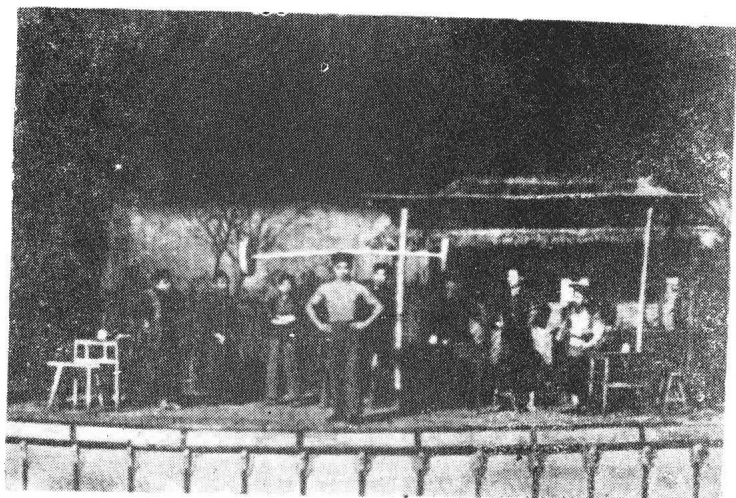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13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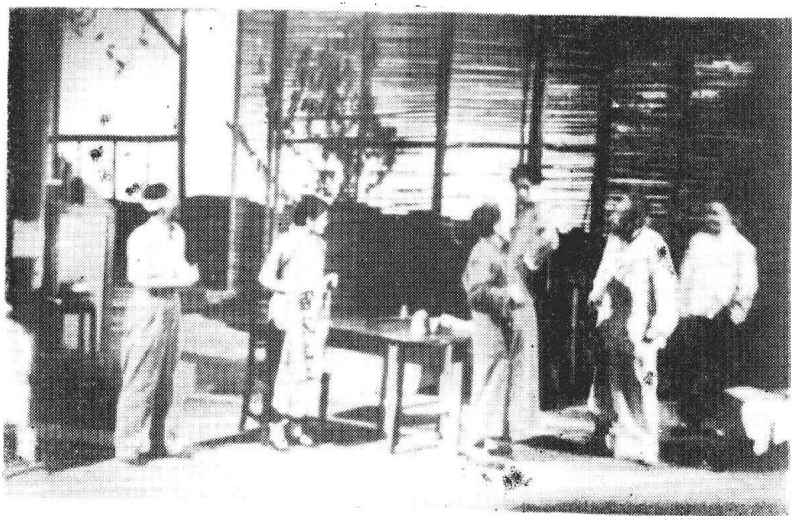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 像



1956年马彦祥与梅兰芳、欧阳予倩、田汉、马连良、马师曾等合影。前排左3马彦祥，左4马师曾，左5田汉。后排左1欧阳予倩，左2梅兰芳。



剧本《械斗》的演出照片。1935年在南京演出



马彦祥导演的话剧《国家至上》剧照。1940年在重庆。



马彦祥导演的话剧《残务》剧照。1939年在重庆

剧本卷说明

本卷收入马彦祥自1928年至1964年间创作、改编、整理的六个话剧剧本和两个京剧剧本，以及与此有关的五篇文章。

《母亲的遗像》（独幕话剧）写于1928年冬，1929年1月发表于《白露月刊》1卷1期。1979年收入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独幕剧选集》第一册。1985年又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戏剧集一。

《讨渔税》（独幕话剧）写于1932年，该剧是根据《水浒后传》和京剧《打渔杀家》重新编写的。同年7月发表于《现代杂志》1卷3期。1934年6月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于南京，这是“中旅”联合南京一些剧团组成的中国戏剧协会举行第二次公演的一个剧目。

《生路》（独幕话剧）写于1934年，该剧系根据京剧《坐楼杀惜》改编。同年11月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于北平。同年12月发表于《东方杂志》31卷23号。

《械斗》（两幕话剧）写于1935年10月，这是与田汉合作编写的，由马彦祥执笔。1935年12月由中国舞台协会首演于南京福利大戏院。1936年1月发表于《文艺月刊》8卷1期。

《古城的怒吼》（五幕话剧）写于1938年4月，这是根据法国作家萨尔杜（Victor Sardou）的《祖国》一剧改编的。同月，为给“申报”馆的量才图书馆筹募基金，由量才剧团首演于汉口天声舞台。马彦祥自任导演、舒绣文主演。同年5月由华中图书公

司出版，被收入《抗战戏剧丛书》。抗战初期此剧曾在不少大城市上演。

《国贼汪精卫》（四幕话剧）写于1941年3月，同年4月由中国万岁剧团首演于重庆抗建堂。马彦祥自任导演，主要演员王班、吴茵、石羽、江村、周伯勋、陈天国、舒绣文。同年6月剧本由重庆青年出版社出版。

《柳荫记》（十一场京剧）写于1953年3月。这是马彦祥应中国京剧团（中国京剧院的前身）一团之邀，将同名川剧改编为京剧。同年6月由中国京剧团一团首演于北京人民剧场。马彦祥自任导演，杜近芳、叶盛兰主演。1954年5月剧本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。1959年7月由北京宝文堂再次出版。本卷采用的是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的版本，个别地方吸取了1959年北京宝文堂版本的词句。

《花田错》（六场京剧）写于1964年1月。这是马彦祥为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整理、改编一百出内容较好、能保留各种唱腔和各种表演技术的京剧传统剧目的指示，在参与组织领导这项工作的同时，也自报了整理改编京剧传统剧目《花田错》的计划。此剧是他与北京市四联（梅、程、荀、尚）京剧团的青年剧作者樊栋卿合作改编的。由于江青插手戏曲工作，剧本完成后一直未能演出，也未出版。

目 录

母亲的遗像（独幕话剧）	（ 1 ）
讨渔税（独幕话剧）	（ 21 ）
生路（独幕话剧）	（ 37 ）
械斗（两幕话剧）	（ 55 ）
古城的怒吼（五幕话剧）	（ 81 ）
国贼汪精卫（四幕话剧）	（143）
柳荫记（十一场京剧）	（259）
花田错（六场京剧）	（305）
附 录	
对于《讨渔税》的自白	（377）
一个新的企图	（380）
《古城的怒吼》改编前言	（383）
关于《国贼汪精卫》	（385）
《柳荫记》整理前言	（388）

母亲的遗像

(独幕话剧)

人 物

无锡老三

月红

杨剑威

熊德山

鲁益伯

随从甲

随从乙

时 代

一九二五年的一个冬天的晚上

地 点

北京韩家潭的联芳班

布 景

室中陈设华丽。台左摆着一张铜床，湖色的纱帐；被褥绒毯都叠得整整齐齐。床前，靠着背景的墙，一套小桌椅。背景中央，有门，门右有红木的小梳妆台一，上置脸盆，化妆品之类；一个铁丝盘凌乱地堆着几本小说杂志。右边，近舞台前方，有一门，通内室。门旁，一张罩着白色椅套的长沙发。墙上挂“海棠春睡图”一幅，左右对联各一，上书：“有花堪折直须折，问君归期未有期。”上衔是“月红教书案”，下衔写着“书剑飘零客戏题”。台的正中有圆桌一，围以四椅。

开幕时，月红——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年青的妓女——服装很时髦；脸上现着愁苦的样子，和这绮丽的服装，华贵的房间，正成了无意的对照，给人一种鲜明的感觉，觉得她是非所愿的像傀儡似的加上了那些桎枷，处置在这房间里；

她的内心正远离着一切而另有着她的属念，她的愁思。

无锡老三，一中年妇人，手里捧着一管水烟袋；头光面净，有很称身分的服装。布满了喜怒哀乐的皱纹的肉脸上，这时正作着狰狞的怒容，尖锐的目光像鞭子似的打量着月红。这怒容是正期待着变化，可以成了更骇人的凶暴，也可以立即变成慈祥的笑容。

哑场片刻。

无锡老三 哼！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没有五千块钱是不行的！

月红（俯首无言）

无锡老三 真有你的！有生意不好好的做，偏他娘的找着那姓杨的穷小子！干脆告诉他，趁早叫他死了心，没有五千块钱，别想跑！

（说着将桌子一拍，桌上的茶杯哗啦啦地摔在地下。

月红见她发怒，本已有些害怕，这时猛听得一响，更吓得魂不附体。）

无锡老三 哼！把我当作什么人！不给你一点利害，你也不信服。从今儿起，不准你跟那姓杨的鬼混！要不，（稍顿）哼！叫你瞧我的！

月红（带着哭音）要好好侍候客人，不是您说的吗？

无锡老三（本想就此下场，不想月红还有话说，更怒气冲天）什么！我让你侍候那个穷酸了吗？那些大人老爷们，你干吗不巴结巴结？说起来，司法部的熊司长多曾错待了你，你要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可是你这贱骨头，老是冰着他，这不是存心跟我闹别扭吗？往后要再这样儿……哼，不就凭你么！

月红（呜咽地）妈妈……

无锡老三 少废话，上灯的时候了，还不收拾？要哭，回头等客人散了，关起房门，一个人慢慢地哭去！

月 红 妈妈，你知道我是……

无锡老三 别在我这儿装腔；你要埋怨，埋怨你的大烟鬼的父亲，干吗把你卖到这儿来的！……（走到门口，又立停）我的钱可不能白花，你得想明白点！

（无锡老三下。月红将地上的碎片捡起，丢在暗角里，忍着一肚子的气，坐在沙发上，转了一回念头，又慢慢地站起来，走到梳妆台旁边，在抽屉里拿出一张像片，出神地注视着。想起十年前的旧事，不禁更觉悲伤起来。）

月 红 （对着那像片）妈呀！妈呀！……

（有顷，杨剑威从外入。他的服装并不浮丽；从他的外形一望而知是一个沉默而忧郁，高傲而持重的青年。他的脸是整个的露着心中的愤慨，潦倒和爱的悲苦。）

杨剑威 （微含笑容）月红，没有出条子去吗？

月 红 （并不提防有人进来）喔，杨老爷！（将像片放在梳妆台上）你从天津回来啦，用过饭没有？

杨剑威 在车上用过一点。下午三点四十分从天津开来的特别快车这时候才到，我怕你着急，一下了火车，哪里都没有去，就赶着到这里来了。

月 红 （无精打采地）对不起得很，要你这么冷的天跑来跑去。

杨剑威 怎么，月红，喝，又和那个老家伙拌嘴了么？

（月红低着头不作声。）

杨剑威 这都是我的不好，你再忍耐一下吧！迟早我总替你设法，决不让你……

月 红 天津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

杨剑威 咳，别提了，几个老朋友，有的已经回南方去了，有的也正和我一样，潦倒得很，结果是一个钱也没有借到手。可是……

月 红 （失望的样子）命该如此，也没有法子。杨老爷，您的好

意我是很感谢的。

杨剑威 可是我决不会因此半途中止的，你放心。（稍顿，低声地）喂，会不会有人听见我们的？

月红 不会的，就是被他们听见了，又怎么样？现在我什么都想明白了。

杨剑威 这次在天津，钱虽没有借着，你的钻戒和耳环倒都替你卖掉了。说也凑巧，有一位姓熊的，据说是——在这里司法部当什么司长的……

月红 （惊异）什么？姓熊的，司法部当司长的？

杨剑威 是的，你认识他么？

月红 认识。他怎么样，告诉我。

杨剑威 他这次到天津去，正是汪大头的老太太做七十岁的整寿，他要买几件首饰做礼物。我听见了这个消息，就托了一个朋友介绍去，把你的钻戒耳环都卖给他了。我们预算只卖二千块钱的，现在居然卖了二千五百元。（从袋内摸出一把钞票，交给月红）你点一点，把它收起来吧。

月红 干吗交给我呀，您拿着不一样的么？刚才您所说的那个熊司长他现在还在天津么？

杨剑威 不，听说他昨天已经回京了。（将钞票藏起来）他也是你的客人么？

月红 不错。我最讨厌这种客人，仗着自己有点势力，有几个臭钱，就把别人不当人地玩弄，仿佛不是这样就显不出他们是阔人似的。这种人简直是连狗都不如；可是有什么法子呢——吃这碗饭，就不容你挑选主顾，就是连狗也不如的东西，也只能由着他们糟蹋。

杨剑威 月红……（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）喂，你的身价究竟要多少，那老家伙可曾提起过？

月红 刚才，您没有来的时候，她还说起的；她说非五千块钱

不行。

杨剑威 五千块钱？那就糟了！这里，你的钱，不过二千五百块，尽我的力，至多还能设法筹一千块，这是有把握的。总共算起，不过三千五百块，还差着很多呢。搬出去之后，也不是人到了家就算完事的，做衣服，买家具，以及日用的东西，哪一样不要用钱去买？照算起来，至少还要二千块钱。我的境况，你是知道的；我们当教员的，本来就是一碗苦饭，何况这几年来各机关总闹着穷，每月能领到几成薪水？连自己的生活费还是勉强地对付着，哪里还有什么积蓄……

月 红 这些事我都明白。

杨剑威 但是，月红，我总是同情你的。

月 红 杨老爷，我很知道您，我决不怪您，我只怨生身的父亲，为什么在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，就把自己的女儿像货物一样的出卖了！那时候，我只有八岁，年纪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；等到稍微懂些人事的时候，我的痛苦就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了。（很有些伤感，便又将梳妆台上的那张像片拿起来，细细地注视着）可怜，我的妈妈又这样早的去世了，她哪里想得到，在她死后不久，她的女儿就被无情的父亲卖到窑子里来了！啊，整整的十年了……（呜咽）杨老爷……

杨剑威 月红，不要这样，不要伤心！过去的事有如烟云一般地消逝了，伤心也是徒然。现在我们应当打算打算以后的事情。月红，我决不是那种有始无终的人。虽然眼前我的能力还不够，我依然要尽我的力量去……

（门外有脚步声）

月 红 （连忙摆手示意）听，听，有人来了，别说话！（将像片放在梳妆台上，对着镜子，梳发扑粉，仿佛表示她并不注